

小河丁丁 著

“Since1976《少年文艺》爱藏嘉品”系列丛书

西湖边的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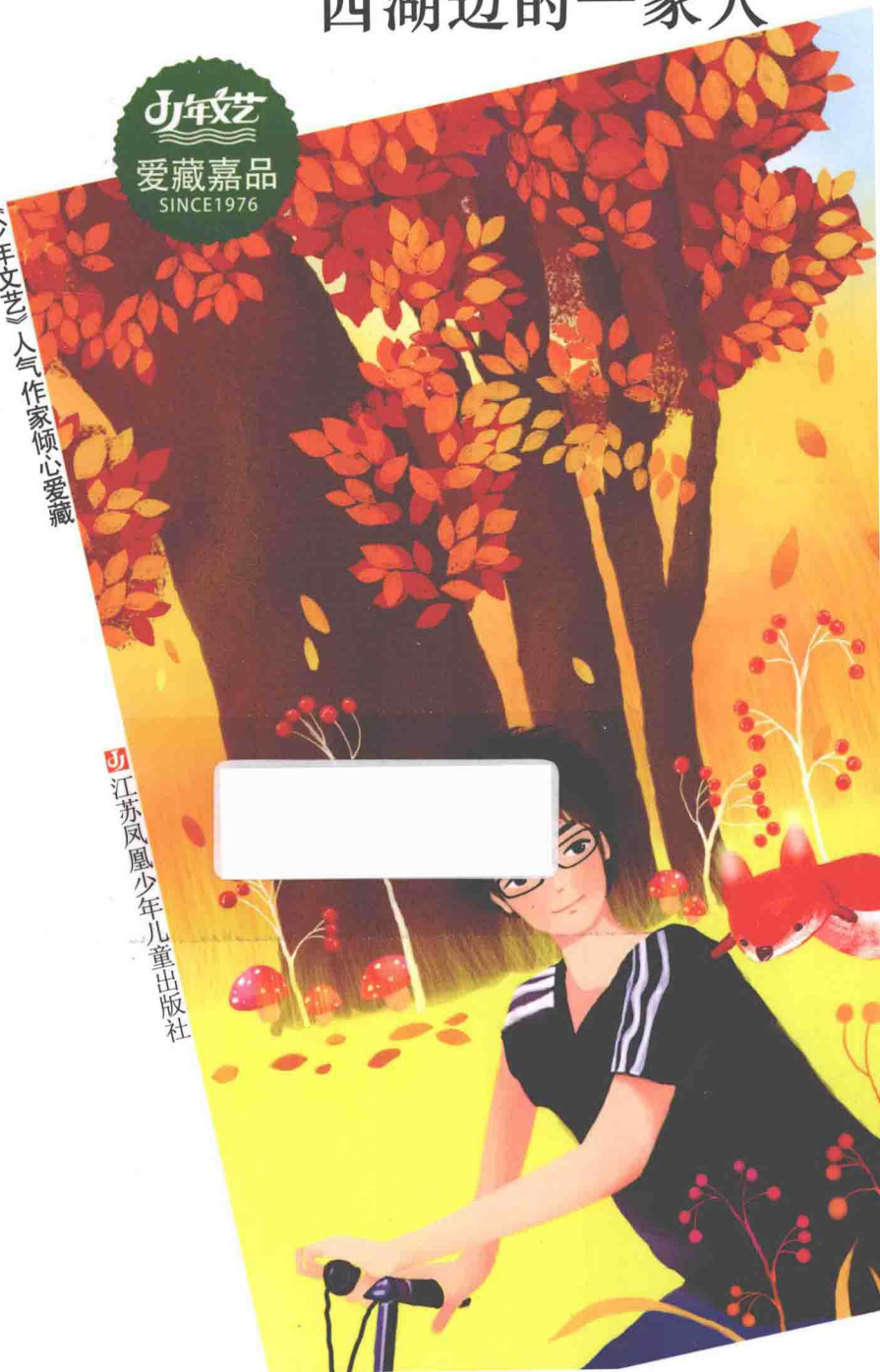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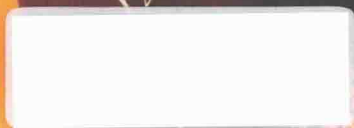
少年文艺

爱藏嘉品

SINCE1976

《少年文艺》人气作家倾心爱藏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河丁丁 著

西湖边的一家人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湖边的一家人 / 小河丁丁著.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1

(Since1976《少年文艺》爱藏嘉品丛书)

ISBN 978-7-5346-8902-4

I. ①西… II. ①小…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4798号

书 名 Since1976《少年文艺》爱藏嘉品——西湖边的一家人
著 者 小河丁丁
责任编辑 王 可 丁爱芳
书籍设计 陈泽新
封面绘画 画儿晴天
版式设计 王杉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6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8902-4
定 价 1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西湖边的一家人

斑鸠·····	002
新家·····	008
上锁的日记·····	013
暗藏的碟片·····	017
阿塔·····	022
第二个秘密·····	026
孤单的夜晚·····	033
宝库·····	041
不要小看松鼠·····	046
毁画·····	051
蛇尾巴·····	056
珠珠的秘密·····	063
又见女记者·····	068
梦游·····	075
山火·····	081
看海·····	086
人间天堂·····	090
紫葡萄·····	099

大森林的时钟·····	107
-------------	-----

001

西湖边的一家人

西湖边的一家人



斑鸠

若从空中俯瞰，西湖北部水域浮着一只大蝌蚪，那个大脑袋乃是西湖第一大岛——孤山岛，与西岸只隔着一座西泠桥；那条长尾巴直抵西湖北岸，是西湖第二长堤——白堤。

白堤有两座桥，靠近孤山岛的是锦带桥，连接北岸的是著名的断桥。

在离锦带桥不远的堤边草地上，支着一辆自行车和一个画架，画架上是一张白纸，颜料和画笔搁在车篮里，车把上挂着一个油彩斑斑的旧背包。

许凡背对画架盘腿而坐，平视着主湖区。大卫趴在许凡身边，下巴搁在前爪之间，尾巴偶尔动一下。太阳暖暖的，水面金光闪闪，湖水以千年不变的节拍冲刷堤岸，叫人昏昏欲睡，大卫的眼睛不禁闭上了。

这半年多，许凡一有空就带大卫来白堤写生，却从未动笔。每次他支起画架，准备好颜料和画笔，然后就坐在草地上，无休无止地望着湖光山色。从远处看，你以为许凡入定

了呢。事实上，许凡的心就像那湖水，漾漾不止，又没有新意。

“我跟你说过，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感觉，创作的感觉——你没有办法通过努力获得感觉，你所做的只能是等待。这东西来时毫无征兆，去时快如流星，有时候又很微弱，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星，倘若你不及时拿起画笔，不及时把所有的注意力凝聚在这个火星上，它得不到柴草，很快就会熄灭……”

许凡在对大卫倾诉。

大卫睁眼望着许凡，立起了耳朵。大卫知道许凡需要聆听。小荷白天要上学，晚上要写作业，没有多少时间跟许凡说话。孤山画院那个姓羊的老头瞧不上许凡的画，亏他还是院长，怎么就看不出许凡的好处呢？来来去去的游人，只顾观赏湖光山色，要不就是忙着拍照，谁会关注一个寂寞无名的年轻画师？

空中有异样的声音，好像是布帛在猛烈抖动——啊呀，一只鹞子在追击一只斑鸠，向白堤追过来了，眨眼间，杀手撵上了猎物，空中羽毛乱飞。

“汪汪汪！”

大卫一跃而起，朝着天空狂吠。

“砰！砰砰！”

许凡单膝跪地，伸直左臂，做出向鹞子开枪的样子。鹞子受到惊吓，爪上劲一松，斑鸠拼死挣脱，被重力拉拽着，坠入水中。

许凡继续向鹞子“射击”，那家伙看到大卫向斑鸠泅游

过去，心有不甘地在空中盘旋一圈，终于离去。

大卫来到斑鸠跟前。

斑鸠十分恐惧，想要飞，背上传来彻骨的疼痛，而且翅膀泡着水，石头一样沉重。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大卫瞅见落难者颈子上有一圈黑白夹杂的饰羽，觉得很稀奇，“我从没见过你这种斑鸠。”

落难者用喙子理一下饰羽，说：“我是珠颈斑鸠。”

人类不懂动物的语言，许凡不知道大卫和灰鸽子说些什么，就命令大卫：“快，把它救上来，不要伤害它！”

大卫驮着斑鸠游到岸边。

许凡把落难者捧起来，掏出纸巾为它拭水。

一个穿中山装的老头儿背着手踱过来。他又瘦又高，脖子又长，看许凡的时候，眼皮向下垂着，好像君王看视一个乞丐。

来者正是羊院长。大卫冲他咧咧嘴，强忍着没有叫唤。

“这只斑鸠怎么啦？”

“受了伤。”

许凡不愿多说什么，收拾画具，把斑鸠放进车篮。

大卫将浑身湿毛抖一抖，水珠四射。

水珠并没有飞到羊院长身上，可他还是瞪了大卫一眼，转身离去。走出五六步，他回头说：“年轻人，搞艺术是要天赋的，不要强求。”

许凡不答话。

“千年修炼动凡心，私下红尘罪不轻，趁早回头还有

岸，不然难免受天刑……”羊院长哼着黄梅调，向孤山岛走去。

许凡骑车过了断桥，在一个路口停住。

斑鸠奇怪地问：“怎么不走了？”

“你是乡下来的吧？”大卫直立起来，用爪子指着人行道指示灯说，“红灯停，绿灯行。”

许凡伸手在大卫头顶拍一下，“嘘！不要吓着它！斑鸠很胆小的。”

大卫嗔怪地对斑鸠说：“你看，许凡护着你。”

绿灯亮了，车辆自动在斑马线前停下。许凡推着自行车，随着人流匆匆横过斑马线，骑行进入一条小巷。前面那株大槐树下，齐医生搂着手在看两个人下棋。

大卫对斑鸠说：“看到那个穿白大褂的人了吗？那是齐医生，许凡要叫他给你治疗。”

“叭叭——叭——”

许凡摁响自行车上的塑胶喇叭。

齐医生扭过头，笑着说：“你拿我当动物医生呢？我是医人的！”

“动物的命也是命。”许凡把斑鸠交给齐医生，“这只斑鸠被鸽子抓伤了。”

齐医生说：“斑鸠大补的。古人说，久病虚损，食之补气。”

斑鸠吓了一跳，“他要吃我！”

“齐医生开玩笑的。”大卫咧开嘴笑了，“他第一次见到我，说狗肉大补，滋阴壮阳。”

齐医生拨开斑鸠背上带血的羽毛观察一番，告诉许凡：“伤口不浅，但是没有大问题。”

齐医生进入诊所，把斑鸠搁在柜台玻璃上，剪除伤口上的羽毛。

斑鸠焦急地说：“别剪我的羽毛！”

齐医生说：“别担心，我不会剪你翅膀上的羽毛，不影响你飞行。”

斑鸠大吃一惊，问齐医生：“你能听懂我的话？”

大卫说：“他不懂！他那张嘴喜欢说个不停。”

齐医生继续对斑鸠说话：“你遇到许凡，算是命好。他看到一只流浪狗被车撞伤了，不仅带它来疗伤，还把它收留了。”

大卫自豪地告诉斑鸠：“我就是那只流浪狗！”

齐医生用镊子夹着棉球蘸上酒精，给斑鸠擦洗伤口，斑鸠痛得咕咕直叫。

许凡心疼地说：“宝贝，一下下就好了，一下下就好了。”

大卫直立起来，将前爪搭在许凡身上，狺狺地撒娇：“我才是你的宝贝，我才是你的宝贝！”

许凡摸摸大卫的头，对它说：“不要嫉妒斑鸠，你也是宝贝，它也是宝贝，你们都是我的宝贝。”

斑鸠问大卫：“许凡能听懂你的话？”

大卫很得意，“我跟他久了嘛，他能明白我的意思。”

齐医生拿出一个锃亮的小钢盘，里面有针和线。

“汪汪！”大卫尖叫着提醒斑鸠，“要给你缝合伤口

了，这才是真的痛！”齐医生果然对许凡说：“伤口比较长，得缝几针，你帮忙抓住它。”

斑鸠赶紧逃跑，可是它不能飞，许凡一伸手就捉住它了。

齐医生用镊子夹着上了线的短针在斑鸠的皮肉上穿过去，又穿过来，痛得斑鸠发出一阵一阵的哀鸣。

大卫冲着齐医生汪汪汪地骂：“你缺德，也不上麻药！你以为动物就不知道痛吗？你下手轻点儿！”

许凡轻轻踢了大卫一脚，骂道：“叫什么叫，别影响齐医生做手术！”大卫委屈地对斑鸠说：“跟人在一起，总是要受委屈的。”

手术完了，齐医生对许凡说：“过十来天，你带它来拆线。”

斑鸠问大卫：“拆线痛不痛？”

大卫说：“也不是很痛。”

新家

许家是一个小院子，在小巷尽头，宝石山脚下，有一道栅栏门。

到了栅栏门前，许凡高声嚷道：“小荷？”

没人应。

大卫从栅栏门下边的缺口钻进去，又从狗洞钻进屋子。

许凡打开栅栏门，把自行车推进去，对斑鸠说：“到家啦，宝贝，这是你的新家。”

大卫从狗洞探头对斑鸠说：“欢迎光临，现在我们是一家人。”

许凡捧着斑鸠开门进屋。

斑鸠看到一个长方形客厅，四壁挂满了画。

大卫说：“看到了吗？许凡是画家！专门画西湖！”

斑鸠说：“不止是湖啊，有山，有荷花，还有松鼠——”

大卫说：“那是西湖的山，西湖的荷花，西湖的松

鼠……”

斑鸠来不及细看那些画，因为许凡走进了一间卧室。

这里面有床，有书桌。书桌边上的壁橱里，放着一排书和一个扎着红绸带的纸盒。书桌下面是一只木箱，里面铺着旧毛毯，粘着不少狗毛。

“这是小荷的卧室，也是我的卧室。”大卫对斑鸠说，“你跟我一起住在木箱里挺好的。”

许凡扫视一下，退了出去，进入另一间卧室。这里面好多画，书桌上零乱放着画画用的东西。墙角大立柜脚边搁着几具石膏像。床上扔着几本画册，被子没有叠，几件沾有颜料的衣服搭在床头。

大卫跟进来告诉斑鸠：“这是许凡的卧室，他画画也在这里。”

许凡又退出去，从墙上取下一顶草帽把斑鸠搁在里面，嘟哝着说：“让小荷来给你做窝吧，我做饭去了。”

许凡把草帽搁在桌子上，进入厨房。

斑鸠跳出草帽，站在桌子边缘，尾羽一翘，排出一团脏东西，掉在地板上。

“你弄脏地板了！我拉屎会跑到山上去！”

“我不能飞……”

“到底是乡……乡下来的……”

大卫差点儿就骂乡巴佬了。

斑鸠羞愧地回到草帽里。

“大卫！”

许凡出现在厨房门口，手中拎着一段猪大肠。

大卫跑过去，从许凡手中叼过猪大肠，两三口吞下肚，然后用红红的舌头舔着嘴巴，仿佛要把空气中残留的大肠味道也卷进口中。

“你吃什么才好？”

许凡问一下斑鸠，用小碗装了一把米，搁在草帽边上。

斑鸠低下头，一气啄食了十几粒米，这才对许凡和大卫说：“我真是饿坏了。”说完，它继续啄米。

大卫怕许凡踩着斑鸠的粪便，汪汪叫着提醒许凡。

“噢，斑鸠拉屎了。”

许凡用纸巾把地板上的鸟屎揩掉，又给斑鸠端来一碗水。

外面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大卫——”

“狺狺！小荷！”

大卫叫着跑出去，把小荷迎进来。

许凡双手罩住斑鸠，问道：“你猜这是什么？”

斑鸠很想看看小荷，可是那双大手捂得那么紧，它什么也看不到。

小荷猜道：“一只鸟？”

“你怎么知道？”

“有米啊，还有水，我都闻到鸟屎的气味了——什么鸟？”

“斑鸠！”大卫直立起来，前爪搭在桌子边缘，“是斑鸠，珠颈斑鸠！”

“下去！”小荷一把将大卫推开，“是鸽子？”

“再猜！”

“画眉？”

“不对！”

“让我看看嘛——”

许凡拿开手，斑鸠看到了小荷：她脸圆圆的，眼睛又大又清澈，就像荷叶上的水珠；因为正在换牙，她的上门牙和下门牙两边都留着缺口，却让她更显可爱。

小荷尖叫起来：“野鸽子？！”

许凡说：“是斑鸠——”

斑鸠说：“在乡下人们就叫我野鸽子。”

大卫对斑鸠说：“我以前还叫野狗呢。”

许凡把斑鸠的来历告诉小荷，然后说：“老爸把它送给你，你喜欢吗？”

“喜欢！”

小荷把斑鸠连同草帽抱在怀里。

“我是我，我属于我自己，怎么能送人？”

斑鸠提出抗议。

大卫翻着白眼说：“我也是许凡送给小荷的礼物。”

小荷爱怜地看着斑鸠，“好漂亮哦，它的脚是红色的，它脖子上的斑点好像珍珠！”

许凡说：“这种斑鸠叫做珠颈斑鸠。”

小荷问斑鸠：“你的伤口还痛吗？”

斑鸠用喙子轻轻啄了啄小荷的手，表示感激。

小荷走进自己的卧室，拿一些纸巾垫在草帽里，让斑鸠更舒服一些，然后就把草帽搁在书桌上。

“我不会把你关在笼子里，什么时候你能飞了你就飞，

我可不想让你失去自由！”

小荷很满意自己的安排。

许凡警告小荷：“它刚才拉屎拉到地板上。要是它像大卫一样，懂得到山上大小便就好了。”

大卫冲斑鸠摇摇尾巴，满脸得意。

小荷拿下壁橱上的纸盒，把盒子里的布娃娃放在书桌上，在纸盒里垫上一条毛巾，把斑鸠搁进去。纸盒还剩下一小半的空间，小荷在那儿垫上纸巾，对斑鸠说：“毛巾这边是你的床，纸巾这边是你的卫生间，你明白吗？”

斑鸠说：“以后我会到外面去拉屎。”

小荷弯腰叮嘱大卫：“你不许欺负斑鸠，不然我把你赶出去。”

大卫老不高兴，钻到木箱里去。

许凡笑着说：“大卫生气了。”

小荷将纸盒拿到木箱外边，对大卫说：“别生气哦，大家都是好朋友，互相让着点。”

斑鸠心怀歉意对着桌下说：“大卫别吃醋，我伤好了就走。”

大卫不情愿地说：“我有什么好吃醋的？我刚来的时候，小荷对我还要热情。”

看到大卫和斑鸠对话，许凡对小荷说：“大卫不会伤害斑鸠的。你给斑鸠起个名字吧？”

小荷摸摸斑鸠颈上的白斑，说：“叫它珠珠好不好？”

上锁的日记

晚饭后，许凡带大卫出去遛，小荷在家写作业。

“咕咕。”珠珠轮流用两只眼睛瞅着小荷。

小荷说：“我要把你写到日记里去。”

从书桌最底层那个抽屉里，小荷拿出一本带密码锁的蓝皮日记，将三个数字转盘旋转几下，锁开了。

“我的秘密全在这里面，我爸也不知道。”

小荷冲珠珠眨眨眼，她的睫毛又长又整齐，像是两把小梳子。

小荷写日记的时候，珠珠伸着脖子很仔细地看，心想：要是我能识字，我就知道小荷有些什么秘密了。

八点钟，小荷抱着珠珠在客厅看电视，许凡和大卫回来了。

大卫把前爪搭在小荷腿上，摇尾扭身，向她撒娇：“狺狺，我也要抱抱！狺狺，我也要抱抱！”

小荷不理大卫，只顾跟许凡说话：“到哪儿散步去了？”